

范立齋先生傳

先生諱范適字與道號立齋別號草堂居士海陽鎮上洪今平江府唐安縣華堂今良王社人家奉天

今懷德府壽昌縣報天坊今寺塔村

考諱銜官至右參議公其仲子也以景興庚辰十一月十九日生體質清瞿貌粹如也鬚頗異獨上唇有之平居寡言笑臨講論則疊疊不倦方六歲入學受業邑中阮校生

先生年十有一受業于文江春祿原華祿阮恥齋先生進業全邑壬辰科進士山南憲察使武先生又

安萊石探花阮碩亭先生素多病其讀書做文自立課程未嘗輟年十有五中縣考鄭府世子聞其名招為家臣辭不往年十有八領鄉貢第二名景興十年己亥十月開盛科中格十有五先生名第二

庚子三月殿試又試在府堂賜二甲者二貝溪黎公輝鄧田范公阮攸而先生首第三甲乃與同

年中試范公好德阮公德寧名翰嘉林富市人及前科范瓊派公廷瓊武江金堆人范戶部仲恒懿安勇決人朱希夷皆筮仕以

後相得其切慤聲氣於詩集中詳之好德公初以文名受知帥府官府僚人侍負才氣少可一世士

嘗因先生病不赴科出不遜語聞者皆為不平先生致書深目引咎公復書云子路人告以過則喜

兄既如此吾所不及自是遂成莫逆先生因求字與說卒取其意以為齋號公嘗有言吾大立齋二

十歲所得不過立齋反不如立齋之精敏沉厚先生亦云吾好德兄讀書不知幾日氣質都變真可

畏也先生登第年二十有一以少雋例授翰林院校討京北道監察御史初屬臺有一長吏頗老寔

見之輒問臺中故事及訟案情理可疑者府僚參從諸公常命於坐所計議既而相語曰初以為參

從公所教不知其能如此又曰看范某論討雖欲改易不能也屬臺三年數忤長官意而臺副張公

登揆真定青泥人甚加愛重臺屬歲令所屬陳言輒先之初登科京北右參議阮公廷簡號筆山永治人來賀因謂之

曰。吾榜有裴公希章者。君子人也。子宜學之。後裴公自父安召回。入拜帥府。先生方直講小筆店。以

問同年阮芝峯公。名堂忠。勤人。曰。此裴公也。既數日來。謂曰。吾來候裴公。公問。昨日有少年候講。非子同年

范少雋耶。吾欲見之。宜邀與偕來。先生忻然與之約。未及行。裴公陞陪從。芝峯邀之。賀。則曰。昨固願

見。今公爲政府大臣。非公事不敢見。公聞益重之。景興四十有三年壬寅九月。端南帥府。裴公行

參從。先生陞翰林校理。知工番。日者清華又安二處兵。以翼戴王府功多。驕橫。有屬員銀武者。約兵

中之點名。克家與其黨六人。詣內殿。以迎皇孫事邀賞。故太子維禪爲諸部帥府所忌。遂以誣告被狂。又拘禁其子三

皇嗣。維禪爲銀武復就府。訴七人與內殿謀事。帥府命屬校霑武捕獲。欲重處之。以制其驕。行參裴公。方知

經筵有大臣欲因是傾之者。事付公店會論。以公番殿六番當起草。先生擬決一克家餘徒杖。有差

諸番以爲失當。且欲賞霑武銀武。而貶裴公。以工番草呈。纘郡公阮侃與戚舅匡忠起議。即付改論

七人皆立決。後數日。早公店方議事。二處兵露刃直逼府廷。索霑武匡忠。而分黨逐纘郡。即取霑武

殺之。時景興四十五年閏正月事也。帥府促召大臣番僚無敢入者。先生入。內侍簽差二員。宣命申

論諭驕兵。隨而觀者千數。內簽差手戰。諭札幾落。先生取置袖中。出公店前。徐揚聲曰。帥府有命。諸

軍靜聽。毋喧。稍靜。曰。聽者坐。皆坐。宣讀訖。相與分解。慰諭久乃定。此後番僚多求外補。先生獨與知

禮番黎公輝。璿隨行。參從裴公入侍。阮公簡直宿府中。一夜傳出立取告廟責躬文。其略曰。一祇奉

先君訓誨。處仁遷義之未能。猥承先代基勤。遺大投艱之曷稱。以致袍澤億萬人之怨。卒難止其紛

囂。永惟昭穆千百世之傳。恐弗堪於負荷。一李陳公坦見之曰。復庵常推譽之。吾未之信。今果然。驕

兵增設各道巡司。有五內兵者。管取京北香羅巡。裴公以工番寔聽北道。公素簡重爲衆所信。令以

事理曉之不聽。遂論收入。或告曰。驕兵脚怨會盟。日將惹事無往。至日設壇訖。即告病乞避職。裴公

為請除京北督同內批此員不宜外補如猶在病當假以期月先是庚子鄭世子案起已有退志至是得告即閉門讀書外無所問也四十有七年丙午六月朔順化城陷于西山節制阮惠報至中外

震駭先生即赴公店應務有內監滿郡者初鎮清華為兵所訴罷還或譖裴公主其謀者公懼辭職是日內批滿郡為流節順化先生與知吏番李陳瓊慈廉雲耕人知工番范仲烜以為不可告知兵阮光珠

曰滿郡前討水寇猶為所挫况當此勦敵乎珠即言之帥府召入責曰卿等但畏裴璧不畏我也乎先生對曰裴璧已被譖臣等何所畏而與之黨但以國事為重耳既而內差亭忠侯統領裴公視師

諸公復就參從陳公言之陳公曰賈似道視師江淮非故事耶先生即與李范二公啓陳危亡已立至之狀直閣請對不得達二十二日山南鎮失守鎮守張忠侯先鋒理忠侯促召文武先生遂步行邀阮公德寧道

遇朱允奭與偕至府閉門不得入與李陳公瓊范瓊派公范仲烜公造士宏忠侯竚候夜初更乃得入行參陳公亦至帥府使問西幸何如德寧公曰人心已去纔出城必無一人從者唯當死社稷爾於是差西北二道撫諭使號召義勇策應李陳公慈廉德寧公嘉林朱希奭東峯先生親寫傳詞用

封子帥府小印遂留直府中二十六日帥府自將陳師于五龍樓下先生從行俄聞碩郡翠靄兵敗先是二

所在乃轉回官舍理所守工番印潛由安華門出走匿廣布寺院二日聞帥府西行遇害夏雷人名莊名

拜謁請受一統朝賀有乾壽殿第四皇子使人訪求以上旨宣召且言西山尊扶皇家文武諸臣多在內殿因勸之出不聽七月十七日景興皇帝廟廟號顯宗永皇帝出臨訖乃拜端南帥府芳烈原慕復北回

范立齋先生傳

皇嗣孫既即位。改明年丁未爲昭統元年。召之以病辭。八月西山兵南還。鄭樞自外入謁。邯江武將丁錫壤挾之。擁兵求進封王位如故。未得請。通文武會西龍議事。先生不赴。樞既襲封。晏都王召復職。啓辭而納所守工番印。有以印迎降西將者。以爲觸所諱。卿之以言激壤。取啓裂之。參議公爲之憂。對曰。此人也。逼上而橫。終必敗。不足憂也。後壤果爲東人所困。是年有旨陞東閣授書簽書省事。黎帝素不悅鄭。又惡錫壤爲之黨。欲併去之。聞阮整聚衆。又安。乃密詔召之。整卽收衆號武成。道入京。晏都帥府走。整賜爵鵬郡公。干弄威福。先生稱病乞歸。改授京北參協。其鎮守阮景燦整門客也。命下。固辭。參知范廷璵見奏。本袖之謂曰。上怒甚。母取罪。勉勉就職。若病不治事。某在此毋憂也。乃起赴官。四月開制科。召爲左院考。臣應召入。命發策奏。以舊場規考官不與發題。請辭。上曰。吾固信之不須授例。擬訖。乃入試院。有內翰二卷。右院取中。先生以其今文阿附鵬郡黜之。他訴之上。上問考官爲誰。內侍以名對。上曰。不必再言。既回鎮。常稱病不治事。歸寓古靈。十二月西山再至。昭統帝避京北。弗克從。戊申。西朝光中。催集黎諸臣。迫參議公使告之出。因對二親言告而免。且復得相見。不然。毋以子爲念也。既不得告。將遁去。先使人奉二親行。親遣書止之。遂托病固不起。得暫放歸。復催之出。使署名于降附勸進二表。不肯。又欲使北使。且迎表而南。皆不肯。固縻之。先是黎太后奔高平。命求援於清。十月日。兩廣總督孫士毅兵至諒江。先生乃求于守者。得放歸。昭統帝復國數日。召之數次。出拜見。請罪。賜坐。語之曰。初每受官。輒辭。使參江北。復以病去。吾固怒之。今北行見燦武所爲。始知不可同事。去之是也。又曰。諸臣從我而非其本心者。有欲從而勢不能者。今皆知之。卿固無罪。當留此與瓊派共事。因命於密事店日夜宿直。帝欲委改裴璧。知其素與相善。使強起之。裴璧

固辭。且曰：雖然，事有甚可憂，當言於上。廣求直言，急理兵政，不爾無及也。乃以告瓊，派侯言之。遂詔求直言。因上言：陛下返國已幾一月，未常做得一事。敵勢如此，恐危在旦夕。范公仲烜見之，附名同進。曰：者平章長派侯黎侗，與統領父安潘啓德互相傾軋，不以國事爲意。己酉正月，西山兵復至。孫士毅兵敗走，昭統帝隨之北行。珥河浮橋斷，先生不能從，乃西走安朗。轉寓天福之大棗，延祿。西山求之急，獲老僕令引捕之，脫走安世玉山。是年五月，回延祿。丁內艱，居來年安豐陳舍。前有滯訟，頓得申理。至是聞而來招，遂挈家就之。舉里稱爲塾師，不拘尋常事件，皆就請教。爲之開道，商畫不厭也。從學者稍集，鄉縣識者因而求見，或從之遊，不相拒也。寓齋頭治小園栽花竹，每對之觴詠以相遣。清和風月，輒芒鞋竹杖，携三兩小生訪諸古寺野亭。竟日乃返。其始至天福香溪，黎公直甫亶遜居衛靈清瀨，招之至。出旨傳一道，黎公總理江北。先生監軍兼招討使，乃昭統帝北行留命也。自後豪傑謀討西山者，大灘定武瑤德厚參軍儔，諒江前部搏來見，每爲之商畫。事後悉驗。最後滇池校討陳公謀起事，招之。且求爲轉報東池靈阮公，惟恰香溪黎公皆不赴。衆人失望，遂因拋山鄉貢豁再就請。先生往與之會于祥寨，衆且集。問水步兵幾何，曰：祇步兵自足用。曰：聞之兵以長舉短，不以短擊長。彼常以步兵取勝，我當以水制之。且我地利舟楫，相機進退，可通太原海陽山南三道。庶有得算。衆請發檄號令，求先生領之。辭。衆要陳公，公以年老推傑特黃公。衆心不服，曰：先生還，某等亦從此散矣。乃之良材告舊參知蓮溪武公楨，報黃公。且緩師期。黃公不聽。兵敗聲迹頗露，遂移內鄰。富敏久之復還陳舍。中間轉徙無常，而以陳舍爲定寓。既十三年，先生年四十有五。嘉隆元年六月，奉世祖討平西山，駕至昇龍城，宣召舊暈全節諸臣，乃進謁。奉賜衣服銀錢，特授侍中學士。以病乞

歸。未得請。復請於原總鎮阮文誠許之。諾。及大駕還京城。語之曰。有旨某領北城事。公助典辭命。他不相煩也。其勿辭。於是命點閱陳言百餘卷。獨取其一。怪其少。曰。某見諸上封事中者。皆補府縣官。如此不若於舊中場鄉貢。考言觀行。庶無眩鬻之弊。由是諸故黎鄉貢多補知縣。及如清使抵城。公文先收。廣西求改國號。稱越南。檄回者再。乃令先生急就草束行而事成。三年庚子。授北城督學。以病辭。是年昭統帝玉骨至自清。先生與黎故臣參從裴璧。平章阮輝宿等哭臨。各爲詩哀挽。先生有句云。此生此日還無補。不死西山未滅先。己巳禮部移文改正北城文廟祀事。龍編侯士燮。文貞公朱安俱罷從祀。先生於公署辦其事。請行覆咨。不聽。遂辭職留寓。總鎮阮文誠爲營其居于昭會村。辛未六月。以修國史事召至京。特免常朝。尋與總裁議不叶。乃以病告。留一年。得請回養病。每至場事。猶命典試衡文。知有學者。雖大錯誤。必取。尤抑奔競。奸巧者毋得售其私。前後典試凡三。所得多名。士士論信服。明命二年五月。再宣召。并恩賜銀三十兩。絹十疋。時先生以病重。留山南富安驛。半月。以報奏之。得還寓。十月。以邦交事。大駕至北城。病弗能瞻拜。城臣爲奏之。特命中使慰問。因上表陳謝。有二雨露之恩。覺寔逾於常分。涓埃之報。願永矢於來生之句。奉硃批親覽表文。辭情出於至誠。特著加恩。准留調養。六年己酉。初春。筮得益之解。語門人曰。大期在邇。想無繫念也。三月病起。藥之愈復發。遂不復進藥。熱作常評閱諸生課文。或告曰。先生病嚙語也。曰。昔溫公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大事。吾今有此言語。謂之妄也可。謂非妄亦可。且亦命也。逝復何憾。只晚來諸生多好資質。未以有進之。可爲心惻耳。二十九日未牌命終。時年六十六歲。四月初二日成服。封殯。城官題奏。五月初旬奉旨。除例給錢外。加賜一百貫。派員齋送。是月十五日。嗣子范蓮奉殯歸葬。在本社之原。俗號棟廟

▲北行略記

(續五)

黎僦著

樂天安命敢咨嗟。長短徒招物議譁。責寔仁人加哀斧。求名於我等泥沙。衣冠改否唯思典。毫髮虧無顧自家。行事之情非獲已。肯隨行伍作生涯。天假閒時心未甘。公私俯仰尚多慚。龍輻雪擁天之北。雁羽雲遮嶺以南。但盼春陽薰淑氣。爲開瘴霧現晴嵐。到茲養送均無憾。任彼旁觀縱劇談。處變何妨自守常。可憐去國十餘霜。望回桑梓雙眸赤。傲盡風霜兩鬢黃。急難誰人青有眼。凝愁自已斷無腸。生還天若從人願。視宋羞稱李侍郎。金戈獨把挽斜暉。協力湮江審亦稀。勿問儂渠能也否。且思今後是耶非。立人有道仁而義。候雁依時往必歸。瓶乳以行無不適。逍遙樵徑與漁磯。

十二月黎僦等再往北京城之東十三里將臺窩。洒掃故主園寢。始得與國人會。時但見風助寒威。塵遮日色。纍纍數堆土塚。靠幾樹榆林。呱呱一個弱娃。洒三杯麥飯。目難禁冰天之淚雨。心遙騰珥水之愁雲。遂與國人謀負故主骨歸葬。僉謂此係故主之遺囑。夫誰曰不然。遂具稟略曰。黎僦喪亡賤品。徒仰素餐。報答無階。不勝愧恥。况老親在南。無人倚靠。若偷生在此。不孝之罪既大。而主僕之義尤有未安。現在故主臨終。曾有帶骨南歸之囑。呱呱小女。雖慰重泉。倘黎僦懷私而忘義。則明非幽責。慚負殊深。從前每以歸骨哀祈。第安南已屬阮人所管。未便放回。爲此具暴情形。仰祈睿鑒。原夫敵國封疆。共十六道。自黎氏中興以來。元勳碩輔。昭勳公阮淦。世長廣南等道。二百餘年矣。暨阮惠篡據黎城。彼兄阮岳亦據廣南之蟠蛇城。與彼對峙。其黎氏輔臣昭勳公之後阮暎。猶保得廣南。

之同犯富國山等處。以仰望天朝久矣。地偏分小。未達款誠。然自兩廣沿海以南。無不稔曉。如蒙大德垂憐。準許黎佃等負主骨前往廣東。交地方官辦理。或委員送交同犯長。或許一兩人往報同犯長就領。或給文憑付商船歸同犯富國地方。卽此土地人民。猶是殘黎之舊。北有阮岳之隔阻。與阮光纘所管全不相干。就此而營藏枯骨。故主之狐願早完。就此而廬墓養親。黎佃之烏私亦遂。不惟黎佃等仰蒙再造之德。而黎氏主僕存沒均霑於無既矣。

嘉慶六年辛酉二月。黎佃等遞稟在定親王不報。再遞稟在漢軍鑲黃旗都統達大人。名達春又不報。仍將養贍錢糧固辭。至九月。達大人委參領高王、朱何四位老爺來諭。以爾們所稟事情。大人已口奏了。未奉旨准。其錢糧不准辭。自是家人阮儼、杜率、吳舒、鄭德培、范曰賡等始得來往。

嘉慶八年正月。風聞阮光纘已於上年爲農耐國長舊阮主所滅。奉上諭中外咸知。二月始得寔信。仍有稟求定親王轉奏懇祈回籍。略曰：黎佃等前來只爲黎氏傾危。欲圖報効。奈興亡有命。不可挽回。仰蒙大皇帝恤及癡衷。任其舊裝。投閒授食。洪慈浩蕩。感激無涯。螻蟻餘生。已逾望外。惟念毫無報答。辜負天恩。徒竊素餐。不勝愧恥。惟以至情未泯。大義難忘。蓋黎佃等四人戴罪以來。故主旣亡。狐邱望斷。而所遺一女。付托無人。且老親在堂。無人倚靠。或全無兄弟。或未有子媳。若偷生在此。則主僕之義未安。而不孝之罪更大。茲竊聞道路傳言。阮光纘不能保國。現在爲農耐長爲先世復仇。遣使賣表進貢。奏聞天朝。伏思農耐卽廣南之同犯。其長乃黎氏輔臣。昭勳公阮淦之後。是黎佃等舊主同仇。別無嫌隙。黎佃有可回之機。倘奉天朝勒回原籍。是以外夷之人。安插外夷之地。而黎佃等得以送死養生。幸存人道。尤以見天恩撫恤之至情。萬望王爺施恩。曲爲仰干天聽。幸蒙大德垂

憐。准依所奏。黎個等死骨牛魂。交付農耐長照應。則故主之狐願果完。黎個等之烏私亦遂。如此則十五年仰荷包容。既不辱於仇家之手。今復過蒙矜恤。又不致忠孝之兩虧。始終成全。皆大皇帝覆幬之德。不惟黎個等殘生深霑厚澤。卽黎氏主僕存沒。均沐鴻恩於無既矣。再寫奉遞鑲黃旗都統祿大人。名祿康祈同轉奏。月底外火器營翼長巴老爺來傳王爺諭。你們所稟事情。王爺與祿大人。口奏了。你們須安靜待求封使來。必有恩旨。漢軍鑲黃旗堂京印務樊老爺來謂大人。諭慢慢必爲之辦理。七月聞道路傳言。安南今改越南。貢使月底必至。二十五日。黎個與李秉道告假。上大路接問家信。到長新店。聞有兒子黎允倬。充貢行人來尋。現在琢州。二十六日。黎個順路到琢州。見其子於琢州南關外。偶成詩一律。

十五春秋。鴈信稀。無端到琢。遇豚兒。纔聞疑。謂人欺。我及見。驚呼汝。是誰旅次通。宵言若夢。家情逐事聽。如癡侵晨。分手匆忙去。父子情深。不自持。

二十七日。爲州官糜留解遞。八月初二日到刑部查訊。訖。十七日奉諭往黎個。接兒子原有告假。非是擅行。當無不合。再交外火器營安插。其寶善乃總管之員。擅許告假。經軍機審訊。堅不肯招。及到刑部面質。抵賴不過。纔肯招承。甚屬狡詐。發烏魯木齋効力。贖罪。

九月初一日。總管火器營定親王來面諭。前者你們有稟求負你故主骸骨回國。今軍機處傳旨。你等是否願回。據寔聲覆。卽具稟情願將故主骸骨携回本地安葬。十月遇故主忌時。往拜園寢感作。

一髮千鈞力不隨。敢稱男子亦鬚眉。綱常風捲鴻毛去。羈旅霜催白髮垂。雲擁龍髯無覓處。雪封馬鬣有開時。首邱若謂絲毫補。擢髮餘辜可委誰。

甲子年九月回國告祀堂文

一點蟻明十分蚊負。火砲金戈蹇蹇。於國何裨。水源木本悠悠。有家不顧。從龍終莫逮龍。托虎翻成踐虎。銅柱外甘投客地。萬餘里雪霜鐵城中苦戴仇天。十六期雲霧頭蓬。鬆辜負君親。心志慙羞。慚今古三百載宋綱墜地。啼鵑之恨不文。十九秋漢節凌霜。瓶乳之期少武。藉神威盡掃西氛。憑先蔭重來南土。一文錢不值。覩何顏相見父兄。三徑菊空荒。貧徹骨難酬。禰祖。老草陳。載醴以羞。依稀想羹墻如覩。

春日對聯

在昔萍蓬難變夏。如今桑梓亦知春。

附錄昭統帝賜詩三首 欠一首

故鄉迢遞信音杳。一賦旄丘百感招。霜雪那堪非故國。風波誰與共今朝。不須對泣增惆悵。且賦登樓慰寂寥。早識翻雲多不測。可將踪跡混漁樵。

一腔心事有誰知。鬱氣空懷換斗箕。身世嘆如潮蕩漾。行藏笑似柳離披。勸君且洒新亭淚。待我還吟中露詩。此去好憑三尺劍。肯教他氏獨鞭屍。

鄭憲欽和

北塞凝眸隻鴈杳。此來豈直爲誰招。每思天理昭千古。詎料人情幻一朝。故國深心雙淚落。新堂幽趣五更寥。出籠早晚償初志。江友漁翁山友樵。

漢室當興已可知。何須狂遜作商箕。不驚朔土塵埃染。惟望南天雲霧披。報國有心曾運甓。對時無興懶吟詩。老天早早從人願。一舞龍泉斷虜屍。

大志期於事果成。豈徒虛美古芳名。萬鍾可愛爲人制。一旅雖微敢我輕。但願雙金無一失。何憂異木不重生。試看建武中興幹。端在劉根十葉零。

黎值欽和 救敗扶衰古事杳。無涯世故恨空招。翻雲此怨彌天地。向日微忱匪夕朝。萬里關山心似搗。

半窗窗圍趣還寥。如今得跟回南駕。故道何須兩問樵。

咫尺宸居不得知。雙揮珠淚掬盈箕。兩通鴈信憂還喜。一捧雲箋掩又披。寤寐通宵頻入夢。推敲竟

日不成詩。此身有幸酬知遇。誓碎仇家萬段屍。

信有危機必有成。中興多少古人名。蛟龍未雨鬚雖縮。鴻鵠乘風翼更輕。后羿干郎如不死。少康光

武豈虛生。天工陶鑄非無意。今古何曾爽一零。

李秉道欽和 義舉春秋迹已杳。招人誰料被人招。莫言如此從今古。且說當然在夕朝。土地人民寧可

棄。歲時香火豈容寥。愚言願早圖歸計。母使藍山有採樵。

人非甚楚豈無知。翼軫何墟錯望箕。客地塵埃容我浼。故郊荆棘待誰披。有心勾踐當嘗膽。何事文

山枉築詩。但願君心無少縮。行看阮逆作僵屍。

投危天意玉其成。會際屯如得令名。建武重興蛇祚衍。晉文再返馬蹄輕。國家多為艱難定。聖智都

從念慮生。驗古夏圖終不墜。只緣碩菓未嘗零。

●附鄭憲詩以下

過公母山 蹈危履險不辭難。一著工夫過此山。岑寂深林從鳥道。嵯峨絕嶺只猿攀。嵐烟霖雨交蒙昧。

障獠癡儂冗阻攔。剩喜有人前鄉道。直從徑路出重關。

高樓隘宵行 高樓道險最難行。幸得知金就趲程。四顧無聲人寂寞。重山有路我縱橫。綱常一念心心

重。風月雙清步步輕。日出三竿那得住。前來已是到寧明。

北行略記

北行略記

六八

答隘店目潘伴送

君居北地我南州。有幸心心對月秋。君志肯甘人駕馭。我身原爲國馳驅。思君顧我情難既。愛我蒙君念每周。旅次風清何以答。願賡爪跡祝君侯。

寧明城水月宮

臺高承露閣迎風。爭似明江水月宮。雕檻曉開蓮吐馥。畫窗宵玩桂飄紅。皇華遠納憑瀟洒。玄牝光開滿望顛。有幸此秋身此地。清吾塵慮白吾衷。

明江津次進行

一秋兩度過寧明。水陸逶遲萬里程。擔國心勞身不倦。撐天骨健步常輕。層巖曲水知吾節。黃耆緇童慣我名。早早願諧輿載返。回頭此景肯忘情。

自寧明到南寧

歷寧明景到南寧。觸目江山兩有情。山疊疊層延水插。水灣灣曲繞山行。未消宿恨山如瘦。將雪深。雋水未清。幸假一拳滋一勺。封伊函谷洗伊腥。

過上林地頭

披星沐雨幾光陰。過此司陵此上林。最惡山川空著意。那堪風俗肯關心。不回天壤情彌切。幾斷綱疇念每深。莫怪我們勞且苦。包胥此日亦如今。

自慶遠到桂林暫舍

柳州未到每兢惶。纔到伊吾喜倍常。松節驚霜持我志。桂林指日見吾王。撐扶大厦條彌茂。垂顧殊恩絮愈長。風過柳邊知得意。月來梧上又重光。

自桂林又往廣東

歷廣西城又廣東。舟車迢遞路重逢。奇山秀水描難盡。明月清風興不窮。世事局棋難轉易。人情杯酒淡還濃。到頭如覺天機巧。往復平陂在眼中。

到刑部獄慨作

雪霜萬里任馳驅。百鍊之剛也不逾。從古豈能天命彊。此身庶免後人羞。綱常在念應如許。富貴知恩做得不。自有生來誰不死。死而得所我何尤。

李乘追答寧明李知府

纔到公衙又著鞭。清風兩袖去怡然。一途南北天機巧。萬古綱常我夢纏。夙夜劬勞那芥帶。始終照顧賴周旋。重來此日將何答。永矢斯心寓一篇。

長派侯碑室聯

華夏春秋留姓字

泉臺面目見君親

名節標穹壤

風聲樹井疆

一作

名節鳴

今古風標作士夫

有誓維周鼎何心屈宋轅君恩全髮見天柱北宸尊

一作「君親如可報生死安足論」

義烈應千古忠臣萃一門貞砥

名姓在正氣凜然存

右寧江府知府阮輝濟恭題

○附紹治七年如清副使九真阮攸過燕京城東南吊故黎臣黎佃并引

我國前黎氏之亡也。黎末主內投。有故黎臣長派侯黎佃從至桂林省城。廣督福康安逼令薙髮。佃不肯。乃下獄。尋解送至燕。仍繫獄。至十餘年。而髮終不薙也。及聞我國朝既滅西山。宇內大定。乃請于清。以故主遺櫬南歸。夫佃之從亡。自是人臣事君常分。固不必贅為稱贊。惟不薙髮一事。尤為特節。此豈獨國人所深取。想中州士夫懷本之思。亦當有感焉者也。佃與從亡諸人既歸國。奉我本朝軫念勝國逋臣。此次鄭憲擢至參知。餘各隨才授事。而佃獨以老病請歸里。此又非高人一著者乎。惜乎既歸之後。棍桄惡少畏惡而戕害之。斯人也。而有斯事也。豈不甚可哀乎。其詩用進退格。羈勒艱關。逋播臣衛中泥露。肯忘君身。不染仇邦。挽髮亦猶為太古人。囹圄十年。心似鉄山河。千古氣凌雲。生還更悟歸耕趣。痛惜園翁不擇鄰。



附錄

故黎長派侯墓碑

侯。姓黎名佃。超類縣大卯社。黎朝景興癸亥科進士。刑部侍郎岱岩侯之冢子。侯堂弟黎值。景興戊辰科進士。諒山督鎮秀川侯之第五男也。侯以掌侍衛有功。累封長派侯。黎值奉執羈勒有功。賜爵

長派侯墓碑

超嶺侯。昭統元年丁未十二月朔。西山兵將侵薄昇龍城。御駕北遜于諒江。侯率家丁翊駕自北而東。二年戊申二月。侯奉跟尋太后與元子于高平府。爲西兵所迫。遂奉投內地之南寧府。事聞。清帝特命侯從廣東路回探國情。既復。乃命兩廣總督孫士毅帥師赴援。十一月克復黎城。乘輿反正。辰兵少用乏。侯以平章事總督兵餉。超嶺侯北使。迎太后與元子至自南寧。三年己酉正月。西山兵潛至。士毅兵潰退走。駕從北幸。比至燕京。悉令薙髮。受封。無復有再援意。侯居國募兵裸糧。預先措置。日望援兵再來。涉夏徂秋。竟無聲息。乃與弟黎植及同志鄭憲李秉道等進關。謀圖恢復。既至。竟不許面君。迫之剃髮改裝。不受。拘禁于獄。凡十三年。威脅利誘。終不能奪。侯常有詩。如云。身困十年懷素節。命隨一髮表丹衷。其見於文墨者非一。黎故君在日。命錄其辭。顏曰四公集。北朝稱爲四義士。逮嘉隆元年壬戌。西山既平。侯長子允倬奉使使部來探聲息。三年甲子。北朝咨交回國。乃得全髮以歸。願奉黎故君及太后元子骸骨返葬于清化。卽於本縣大同社寺居住。其詩有云。佛祖遺來初弟子。皇天許作舊閒人。壯哉十七年間。終始不變。黎臣有四。而侯之兄弟居其二。誠所罕見也。皇上嘉其志節。屢奉恩頒。四年乙丑九月十六日。侯卒。超嶺侯遵其遺囑。上京拜謁。再乞回貫安養。日夕與親舊娛樂。常粘「謝天清福」四字以見意。十年辛未三月初八日。以壽終于家。鑿二侯故家令冑。勝國遺臣。進退之間。敬忠無歉。其操守爲何如。蓋有長派侯爲之兄。所以識超嶺侯之志。有超嶺侯爲之弟。益以白長派侯之忠。一門忠義。有以光前史而揚後來。炳炳燁燁。視列先君子。真無忝矣。爰記其事以壽于石云。辰皇朝嘉隆十二年癸酉復月穀日。黎昭統元年丁未科正進士阮堅甫撰。